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不啻無思不至乎天而辭氣壯也三君子編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元 者

文部

序

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之為其省
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
二三兄弟善明年進于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叅制
掖為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
成已而中媚者得志 加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一

同守郡再真爲守一視學政爲臬副一叅省政復再
中媚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楚閩粵貴竹
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卧下雉之數者垂
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
酣小弁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
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
也揚之則高其響聲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
減而不能企縱之則傷溢而無所底斂之則鬱塞而
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穠
澹弗劑弗戾養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

而其人不二三邁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
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邁也夫所邁一二人而明卿
與焉當其始之爲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
沈縱不至溢斂不鬱塞見以爲無大喻人值之而無
不瞭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
古體如之矣旣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
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
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
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斂
嚆矢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爲疇偶不

佞撫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哉然歟否耶
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 八筴辭命妙
天下然佚弗載所載獨騷賦固足以新一時之目而
垂暎乎後世然其詩朴未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
自見于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
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爲一
楚才以一楚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
使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爲明卿亡論明卿甫
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
掩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請藉以弁簡焉爲吾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六
業助

龔子勤詩集序

唐以詩賦程士士之繇科第進者往往濡首於詩而
其大究亦多工於詩而拙於政至 明而程士必經
誼而課吏必政術蓋弘德以前一受符試郡縣則日
夜碌碌奉刀筆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雋雖
稍不爲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於政而拙於詩
唐之詩人獨韋左司白香山皆連典劇郡皆爲吾蘇
州刺史而白公又爲杭州皆有惠利之政其政不爲

詩所奪而至於詩故翹然於大曆元和中常公之冲
雅白公之宏爽吾不能第其於李杜若何固非十才
子所可肩並也今天下郡國繁雄衝劇毋過蘇杭獨
嘉興介其間與相角而守之者爲無錫龔君子勤龔
君自進士除即得其郡之傅城令已稍遷戶部郎俱
劇曹後先有賢能聲至於守嘉興精心爲民祛弊興
便搜伏洞隱暇則延學士大夫黷究經籍往來郵傳
之客造請不廢蓋大江以南翕然有神君稱足掩蔽
數十守相矣顧君少而好爲詩其詩不爲政所奪自
其一爲令三爲郎又一爲守積篇至數百千余近始

得而習之澗澗乎其調也雋乎其味使人易知而難
忘若古體之於左司近律之於香山當其所得意匪
甲而乙不至相徑庭也史固稱左司性高簡所至多
焚香燕坐條然物慮之表香山數以直言謫外晚節
與緇黃相還徃通曉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余嘗
一再接龔君雖不能盡得其人于其詩見一班矣操
觚之士間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
所謂澹者寓至濃于澹所謂俗者寓至雅于俗固未
可以皮相盡也當與龔君共味之

周氏族譜序

吾州故自崑山而割天下之姓毋若周而周姓無若崑山崑山之周若大司寇若少司寇若憲僉若郡牧若吾州之爲大叅爲郡牧者各以其族顯滅而不相通然未有若春陵之周最古而最不廢其業周之在春陵其留而在營道者則爲元公惇頤輩以道學顯割而永明者則爲金紫光祿大夫堯卿輩以政術顯至承直郎世德避虜南居晉陵再世有子曰邦彥又自晉陵徙吾郡其醫術益精博有四子皆以詞賦取名第第三子天驥又自郡徙崑之茅家橋自是葬地在太虞浦南北有二壠天驥生待補進士津津生教

論大任大任生教諭良能又徙太倉之八府橋今所稱大橋者也壽八十一良能子維新復大以醫顯壽亦如之維新生子禎是曰坦齋翁壽九十三禎子砥是曰容膝翁用薦歷郡幕凡四十餘年數徙不移秩亦無官過而亦至八十二有子曰康蚤卒子頤頤子深深子奎奎子熒熒爲人長者有子曰應元應元跛一足侗儻好客客至若歸工爲詩讀書負儁聲應元子曰鏗自鏗之先世世爲嫡長以故於行最早而獨稱大宗頤之後至鏗皆單傳凡六世以故稱叔祖父兄弟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五服之內自砥而後世世

雖受儒而不廢醫其儒以醫奪之故不能取官位而
醫至應元益大顯應元所居猶良能置而其藥扁爲
趙承旨孟頫書余故與之善時時飲樓中應元間出
其容膝翁所纂譜欲乞余序而余未之應也應元卒
鏗乃使續成之嗚呼吳郡之華腴太半自中原徙往
往蟬連取高位埒素封崇薨接輿豔人耳目然不易
世而不能保其家又不易世而不能保其丘墓鏗之
先徙自中原者四百年矣其來吾太倉者亦二百五
十年矣而鏗之故居尚巋然而二壠尚鬱然又能纂
容膝翁之譜以合其族族之至者雖不必擁車騎盛

冕服而恂恂然有孝弟力田之風豈亦非幸也耶鏗
爲大宗子勉之惟恒可以醫維禮與信可以恒以禮
信而恒矣可以醫亦可以儒且夫能使周世世不絕
者身何必傾邑而族何必清潁也耶

澹游編序

來不疑者名相如不疑其字也或云非來不疑也而
自豫章過我則嘗汎彭蠡橫大江擊鐘山石城之勝
偃息於金焦者久之而後歸歸而復出則西陟白嶽
黃山之顛下訪汪伯玉兄弟於嶺中道逢李本寧相
與避暑西湖者兩月餘而始過弇園已盡出其橐中

詩名之曰澹游編而謂余曰子知我之所以名澹游乎哉夫人步武而外卽皆游也雖然游未有能澹者也聖賢之托欲以極世疇物次而名者欲得其所謂名利者欲得其所謂利而已欲起於中而感於外是安能澹今夫澹者之爲游也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吾昔冠遠游而籠翮於一室之內四體若束濕以爲天下之苦無踰我者今幸而獲被褐離疏以從釣叟耕父之後峙而山流而水靜而卉木動而人物觸目而供吾樂而吾無所與也吾今而後知游者之有澹而天下之能知澹無如我者余甚稱之已而讀

其詩曰子之自詭澹則子之詩何以穠至有味也無有名者在乎不疑曰否否詩出吾臆而吾亦無所與也子自以爲穠至吾不知爲其穠至也余乃益服曰澹哉澹哉指吾弁之南而有吾弟圃又南而有吾師之靖曰是皆前子而澹者也子可以終身矣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入覽眺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失絳灌意出秦關

中紫微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間
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大液之蹟蓋官中之篇與輶
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
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舸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
廬汎彭蠡轉入泐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
唐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
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
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
汎大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
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竒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

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
羅浮且竟嶺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
合之爲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
札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
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
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
東游則神逸而志疑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
靈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
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摠蘊如本寧也
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

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
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
爲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于太行
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
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
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
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
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爲二君之
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大法官貴於三
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寧當不受也

岑少谷集序

岑君者嶺南直臣也父曰方伯公萬岑君之在嘉靖
未以名司理入補南垣而屬世廟晏駕穆宗
初即位首上書論贊聖德陳時弊革故鼎新皆鑿
鑿中窾而至於獎忠諫徵耆逸表節誼蓋三致意焉
朝上而夕無不報可若白簡之所論擿必巨奸有貴
勢憑藉天下之所不敢言者君名日益以重而敵日

益以樹旣用久次出守紹興而君所糺擿大臣方貴
用事與中貴人結而假上旨以非時考察得盡脩
其郟而君削秩外補去爲閩海八品幕官墨墨不自
得君死而大臣敗諸外補人以次登進至於今有自
田間破例而還故官而君竟以死不復振矣當君之
在事日余兄弟屏匿田間不能知君而君疏及之至
謂可備左右史之末乃稍得其諸奏讀之以爲褒然
中興諫官選而最後遇君鄉人今虞部郎歐楨伯頰
能道君亮志苦行欣然慕說文學節概之士而所撰
著亦稱之及君死之十餘年而余友支氏督嶺

南學慨然慕君之風猷取其所上奏藁并芻搜其詩
文盡梓而行之貽書世貞使爲序然所謂詩若文僅
百餘篇而竿尺之牘半之雖皆清雅有矩矱而驟見
之若以爲寥寥無當者余故嘗攷陸敬輿奏疏其在
翰林中書日所論建陳閉亡慮數百篇而它集之爲
詩若文者遂不能名一章豈敬輿尚有所短耶然十
八而進士高第舉博學宏詞入翰林應制鼎和敬輿
豈復有所短者抑敬輿自草之而自削之以爲雕虫
之技壯夫有所不爲耳不然或其家之不能守或中
人所忌而故佚之也然至於今而誦其奏疏光景煥

然若新而志士才臣引以爲著蔡爲指南愈久而愈不衰知敬輿之籍托故在此而不在彼也岑君敬輿流亞也其無所待於茲百篇之寥寥審矣乃氏之興賢采風尤有取焉聊爲序之

喻邦相杭州諸藁小序

曹子念致喻杭州邦相所爲詩文若干篇余讀之不覺爽然歎曰咄咄逼人乃爾哉昔君苗見士衡文而輒欲燒筆硯余且欲燒筆硯矣而後見士衡文余故不能若君苗之畏之然而樂有所托也邦相之文氣雄而調古馳驟開闔不法而法乃其持論往往出於

意表歌辭亦稱是杭州東南大都會試牘訊牒百篇於它郡而使車之往來殆猶機織然置酒修饋夜雨至丙猶未已且有二臺九監司之倫皆南面而責期會卽邦相分身應之猶有所不足而胡以沛然於古文辭也古之快吏毋如劉穆之稱其朝發尺牘亭午得百函耳聽目視口斷手批又聞以宴會翫酢唉噓談議俱有旨會然不聞能爲古文辭白樂天蘇子瞻之刺杭州亦名能工吏事不廢客於古文辭最爲博麗矣然其位尊而其望隆無上官期會以欵其翰墨之畧則邦相其猶難能哉後之君子必將曰僕

見邦相茲編而燒筆硯也亦甘之矣

鄭獯菴先生集序

徽地險而沃其人行賈徧天下以財相傾高而成弘之際乃有程克勤先生者出而以古文辭名世程先生之於文宏肆辨博詩亦埒之然不肯爲精思以求超乎一代之格當時和之者不知其鄉幾何人亦不復有與程先生並稱者歲一甲子而爲嘉隆之際汪司馬伯玉氏始一大倡之其格非西京而上毋程其語非先秦而上毋述左橐鞬右鞭弭以長驅乎中原於是徽之俗盡絀其錐刀以從事楮墨彬彬洋洋幾

與昔之稷下西湖並雅蓋自有汪司馬氏而程先生之名幾晦今年秋余且謝茲役一日自弁園僂行而歸曇靖有伏謁道左者髮種種矣楚服而免其憤搏頹不休恠問之曰余鄭綺之再從弟叔夏也綺同年之最長者問何所求曰使我有求于口腹則吾歛之水可以樂饑而何必走千里而謁子出其足曰是皆胝矣已出其袖草曰是吾王父獯庵公之詩若文也非子惡能傳余受而卒讀焉則故程克勤先生客也其齒少於先生而先生愛之與相倡和頗夥度鄭公之才不能如程先生高而根抵理道有矩矱善持論

亦不足相當者余乃歎曰以子王父之業不顯於程先生日而欲以茲日顯則甚難當子王父日欲以其業顯必易而子王父篋而秘之則甚長者子不病難必欲及而身以顯子王父則甚孝且而兄世之所稱循吏也而之先世待制勝國之殉節臣也某共爲子職者也其浸遠矣且吾欲忍子不能忍子千里之足雖然吾又安能爲子王父顯子其亟歸質之汪司馬氏曰程先生於其時足稱大國之賦而無後辭則鄭公之爲郝莒何難焉

歐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南海歐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之三年上書致其事歸

天子爲之下太宰太宰惜其材嗟惜者久之而俾予告以行命既下而燕中之士大夫高楨伯之歸者爭爲詩以贈之凡若而人留都之士大夫率釀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而人既由京口入晉陵遂抵吾吳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而人楨伯間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爲詩幾五百篇文亦稱是自此而南逕錢唐入豫章泚彭蠡度嶺而後叩五羊之城其操觚之士響應而爲詩者當又不知其幾也夫楊巨源者唐之詩人也年七十而謝

國子司業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昌黎韓愈舉以比漢之三疏而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夫當二疏時尚不知有歌詩以侑行色固不能如巨源巨源之時天下久已盛言詩然其傳者自昌黎一序而外何寥寥也毋論途巨源詩卽巨源所自爲詩不能超元和長慶之乘而上之且其傳者又何寥寥也 明興一代之詩無盛於今日靡不稱大曆而祖黃初亦靡不知有楨伯者楨伯少即已工詩其在嶺南與黎民表齊名嶺之士得二君而興起不

可屈指數黎君前楨伯三載歸歸而物故今雖不能起之九原與楨伯倡和而其所興起後進之士當不使楨伯落莫也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取健步履神明之用不衰異時近而越臺之雲遠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唯杖履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鄉而所指顧某丘某水某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挾持事事勝巨源若太宰之憚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爲辱姑取弁焉可也

湯迪功詩草序

湯迪功者吾吳中前輩湯玘子重先生也先生小於文待詔徵仲數歲而相友善其與待詔齒者翰林蔡孔目九達少於先生數歲者王履吉祿之袁永之其又少者陸子傳稱門人者待詔之子壽承休承彭孔嘉輩皆後先自致其力於詩得列名家而先生頡頏其間亡所讓諸倡和聯屬相切磨疊疊雅爲少年所稱慕先生在太學久次謁吏部選當得京朝官而亡氣力者爲之輿援僅受邑丞以去余守尚書郎時先生奉檄至京青衫羸馬以二尺絹掩面去之顰皺不

可辨其鬚髮驟即之若鬚者而其本則戢戢作白豈集先生於余大父行每見過輒逡邐却立不敢當敵禮與語官中事墨不對稍次及詩則颺發波涌齒頰霏霏習習吐芬屑蓋移夕而不倦故余贈先生詩有云逢人羞作吏竟日坐談詩蓋實錄也未幾而先生挂冠歸又未幾而捐館屈指于今三十餘歲矣而其孫少叅聘尹始刻其遺集屬余爲之序嗟乎自先生之壯時天下之言詩者已爭趨北地信陽而最後濟南繼之非黃初而下開元而上無述也殆不知有待詔氏何論先生雖然聲響而不調則不和格尊而亡

情實則不稱就天下之所爭趨者亟讀之若可言徐而覈之未盡是也先生與文待詔氏之調和矣其情實諧矣又安可以浮響虛格輕爲之加而遂廢之抑不特詩余嚮者與先生接而所謂待詔諸君子亦半相及今是三十餘年中待詔老壽死祿之子傳壽承休承孔嘉相繼死其他陸叔平俞仲蔚之流亦死而碩果不食僅一周公瑕耳後進之士寧不亦鼓頤吻張旗鼓以縱橫於作者之場然辭日以華而器日以窳薄欲如先生與待詔諸君子肫肫篤厚長者胡可得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余序先生詩而

於所謂典刑者致餘慨焉今刻先生詩僅四百篇而闕七言歌行五言律散佚當不少其曰湯迪功集者先生秩第八品用徐昌穀例也一曰小隱堂集

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諸三百篇之所逸而不載以至孔子沒而逮秦者凡十卷漢十卷魏九卷吳一卷晉二十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八卷梁三十四卷陳八卷北則魏一卷齊二卷周八卷復合而爲隋十卷又外集四卷則仙真神鬼之什焉人各叙其畧與詩之所繇作矣已又采昔人之所

統論及品藻雜解辨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合之而名之曰詩紀共得百五十一卷惟訥竭生平之精力為此書書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陝西行臺其刻既不能精又無為之校訂者豕魚之誤相屬蓋至萬曆中而古鄆吳瑄氏與其鄉人謝陛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相與讐校而復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資而謝氏陸氏俞氏居其力其書遂完好無遺憾屬不佞貞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詩三百篇諸國之風皆在焉而亂以雅頌復戒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其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

謂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迨孟氏而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門弟子遂尊之為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言並蓋千餘年而河汾王氏出而慨然以兩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刪而叙之以續三百篇之後天下後世羣起而攻之曰僭自王氏之為僭而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其詩而望三百篇嗟乎雅頌固無敢論而諸國之風寧盡有出於情而必止於禮義者夫子故不盡廢之今試取漢魏之合者而較國風之稍離者亦寧至大徑庭且夫時代之汗隆風俗之敦衰與政事之得失物情之

變異可約畧而得之即孔子生河汾其所取舍與王氏不可知要之未必不爲王氏刪也然自三百篇之外遂無一完什而虞夏之際其時固太樸不斲然治而爲明良喜起亂而爲五子之歌世豈無一二興者必至殷周而稱始孔子旣沒而爲七國其人固日尋于干戈無暇及篇什而亦豈無一二可傳者必至於漢而稱始且區區夷僭之楚侏儻鳩舌尚有屈宋之徒爲之抒發其文藻而齊魯之褒衣博帶賓筵雅歌又豈無一二能賦者而乃竟寥寥也毋亦孔子之前故有之而不爲大師之所采因而有未睹者乎三百

篇之所捨與孔子之後其爲詩者佚於兵燼於秦火而不存乎抑亦竹簡漆書卷帙重大爲之旣難而守之又未易以致此寥寥也漢之興竹更而縑鳥足更而筆篆更而隸若稍易矣而非有富勢大力者不能爲以故不獲周藏於闐闐而極於舟車之所至自唐而逮五季始以五經子史之屬書而登之木付之剞劂而後授墨焉母之體一而子之用數百千同文之化遂徧於四海今馮氏能盡鳩古詩之逸與漢魏以後至隋之詩千餘年而悉合之吳謝陸俞四氏又能校甄敬之所行而重梓之即不必富勢有力者損一

月之食而可得不必通國大都自鷄林之西玉門之東以一襍載之而可致嗟乎毋論其皆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要之不無毛髮益而於鳥獸草木之名當亦不乏也吾甚愛夫馮氏之與四子者能得孔子之遺意以嘉惠後學故爲序之雖然孔子而在吾尚欲其刪者與餘者之並存毋使若古之寥寥而無可述也

馮子西征集序

馮子之集所爲四征者何其自武部遷而視貴竹學也則南戒之南而極於西矣故曰西征讀其集武部

之構撰皆在焉而何以獨稱西征也要其成也馮子之構撰其在武部者毋弗良而其成莫過於貴竹故以云馮子天才秀峻朗拔獨得其至而又以專精之力求之目營營日若與千古接而不復置一世於其衷第武部之作不能不擾之以事而膠之以肅應之目故不獲盡人而進之天迨至貴竹而其天全矣夫是以若庖丁之族牛而輪扁之斲輪也吾始讀其紀行之三篇而怵焉古無是也毆陽氏之濫觴而范氏周氏陸氏之橫流然其辭蔓而枝今者若鏤矣若繪事矣其至者若化工之肖物矣鑿鑿乎古路史選也

紀行之詩而鼎贈附焉出於機入於淵五言其尤長
城哉若八珍之爲味至舌而甘愈咀而愈不忍已矣
悠乎古詩選也彼夫記序之典而裁也志傳之法而
縱也表啓之麗而則也竿牘之旨而俊也貴竹得其
七武部得三矣其疏移之博辨也與筴事之哲也則
武部之與貴竹也均矣吾以爲馮子之才近柳子柳
子之去禮部而游於嶺也馮子亦似之然而無憂讒
作勞戀故而慕新之念以爲之梗是故馮子之天全
而柳子之天琢今馮子以爲累拂衣而歸卧於秦
伯季札之墟曰嚮者吾學於武部爲之而有以爲者
也學於貴竹爲之而無以爲者也今造物者惠我以
日而不膠擾我我將無爲而無不爲而豈直一雕虫
而已哉竊自謂今而後而天始全雖然余未之敢必
也夫能使人不用者才全而德不形窺馮子之緒言
與行事之哲亡但貴竹固已置四垂於股掌而虵弄
之夫德機露矣馮子能不爲世用而不能使世之必
不用世且妬而奪之則何如曰不得已而有功者與
有言者劑也亦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不用世且敬而奪之問曰曰不其然乎
大夫斯對靈矣無于謂不為世凡而不謂對世之必
與行事之習可貴於固曰前凶垂外如掌而難弄
以夫謂對人不用者本全而無不其嚴無于之辭言
而曰姑辭自謂今而對而天故全雖然余未之類必
日而不對對非非無為而無不為而豈直一類更
少學外貴於然之而時以爲者也今我亦未之類必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同姓諸王表序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
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為王王
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助德無兩
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

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
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鑿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
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
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
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
牧積資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
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
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踈者爲之從一

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
及六代豢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
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
娛樂或控西蕃賦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
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
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彛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
翼衛磐石卽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 諸王
秦王都長安 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

金州人續和卷之四
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 潭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
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 蜀湘諸王國置相傳
以下官屬與 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
千疋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
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
廟社稷儼若親王

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承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
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 親王之支子尚得為郡
王郡王之支子始為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為

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為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
之子為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為輔國中尉從
五品輔國之子為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
得稱中尉不為齊民而 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
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
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厭羣臣 太孫御曆而二十三王者皆叔
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
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
時下僂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
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徂前勝宸
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鼃之鼓而當伏軾不旋
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
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
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卽小有淫泆越志者片紙且下
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
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
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遁
於是禪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
子者要之徒損

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筭困而無
所措手廼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宮媵者甚而有限支
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是竊以四海內大省
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
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
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
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
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
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

身少以經和卷之四
人不戀上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
而加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
其補博士弟子取科加不材者加四民之業以自給
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加貧自鎮國以上以
品爲冠服而亡奉廩加補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
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踈不問親下不議上
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類悉也作同姓諸王
表

公侯伯表總序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
爲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爲附庸其命則自九而
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
親踈秦始皇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
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
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
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
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
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

得沾其慎貴可畧推已漢高豁達裂天下以王諸子
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
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
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
待有功者卽功雖渺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
而國用則益侈於是苛爲之禁以伺其過卽渺細亦
見削而高帝身與其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
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
削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周
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益爲公未幾輒罷自

不司馬擅制始復爲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
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
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
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
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儋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
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
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
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
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踈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
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

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
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爲東平王遂毀周例
而隄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橐鞬捧
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
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
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
媿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
其靳焉自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爲王
而王制隄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冒于宰執如檜
如侂冑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卽將相

德可以一嘖咲而一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

明典

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不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
長徐達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
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狗元舊洪武
三年始大啓封建

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
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
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
襲者領鉄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

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勲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叅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管鑰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氏視漢以下獨隆崇云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余讀

高皇帝洪武之二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曰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

其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諄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勲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豐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蕃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勲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埽矣夫以馮宋公傳潁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歎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

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罔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愚而難爲守 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

二子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

天子紹明 先世之道慨然下

明詔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

之臣不能推廣 德意至使宋潁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靖海之裔寥寥斷

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興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卽大位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

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傭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

固此其績誠巨然

英主寔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婦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

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於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

天子璽書不廢太倉水衡金錢縛之於股掌寧遠之推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邁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徹侯等而措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恩澤公侯伯表序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爲王與王氏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孫程單超

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脩之類是三者皆能干敦
章典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勲臣解體而不可收
志節之士輕視貂冕而不樂於用

明興

高皇帝母外家三尺之胤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
湯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繇尚主
而儋爵然亦岐陽大勲所推本而成穆叔房之光寵
其兄橫貴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券
施於克妃之從子顯出相貴邸入陪禁衛至建文而
割奪識以爲非不幸云

文皇入纂之頃中官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
憫其禍收其悃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勲塞
天地家有兩公胙及百代不爲幸也

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妣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
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大帥者
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

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

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庭之進止其極不過貴富
其樂不過官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間閭雛匹
而已

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僂之一時肅然而
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
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

昭皇后故且半援帷幄汗馬馬他則擁護心乎孝烈
而家一襲晉接穹乎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
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
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
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廝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
數方士之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絀削繼之著爲
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常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
爵封以厲庇主殉義者故於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
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

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邑侯
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迨卽大位洪武之三
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
歿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
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愆麗辟或以微讐忤

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繇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
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
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

上春秋高有司怠於脩舉彝典遂寥寥矣永樂初大
槩仍

高帝之舊而丘濬公以比討失律不得王而朱平陰
以嗣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
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公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
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舍爵邑而贈公孤者有
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斷以

不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爲令
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追封王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爲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
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
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
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
丞相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
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

踞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丞相下太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比齊因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雖美其心則慝矣乃欲興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追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

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勞與言色之昵合朝拜暮加不可勝紀

明興

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

魏公達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
掾屬防閣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
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
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燮理之任而無
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雉亦絕響矣將下
視博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
代不置此官

仁宗初卽位謂羣臣

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毘師傅卽眇末何敢於是拜張
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
部義自少保妻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
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
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
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
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
若真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
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
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
止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
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縉紳聚而譁

之以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
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
有譁者何也夫燮理責之統袴論道以施乳臭卽公
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媿則譁非績崇
則譁非齒宿而資重則譁以譁江陵可也夫四者備
矣而譁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第
謂可采云

東宮三師表序

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太傅二千石至東漢
爲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爲二千石魏晉以
並設三師而往往不備官大約太師太傅太保
爲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上

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屬掌而
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洪武元年丞相
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
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
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
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
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
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

二年公馮勝傳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
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
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
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
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
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

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
以諭德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必
爲虛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
三孤三少在尚書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爲表之使有

考焉

贈公孤宮臣表序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勛臣及
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
公孤絕不以爲贈

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
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
未及貴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蓋五十餘年
而寥寥如也

仁宗卽位復置公孤官以居英公輔尚書義等於是

卷之四十一
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京得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
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也

宣皇寵寄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
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也嗣黔
公斌之薨也欲王之則無功欲母贈則不容已故特
優以太師勲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
文之卒也岳都督懋之戰歿也宜伯而斬之一崇以
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
濟少詹事也王汝玉贊善也於

仁廟爲舊宮臣故卽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
之
東宮大僚自智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
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躡得三太自一寧始
也凡 國家之典始則若濫觴繼則滔滔焉又繼則
湯湯焉今而猶若有所裁者則諸典司力也作贈公
孤宮臣表

柱國表序

柱國古勲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勲有上柱國柱
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
太尉拓拔高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
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守

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叙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承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

明興因之以授左右承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光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謂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而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瑞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

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
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
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
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
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
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母可加因
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勲與上公等矣嘉靖
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
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

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
言之僭恣

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曆
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
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
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勲所
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
不易得故備志之

身州山人續稿卷之

之罪而不味土封國五書世不為重官而二品煥視
而言皆不審詰其實為之也至所之論故且謂無絲
中味太斷疑吾五吾五亦不類當吾五卒遂以高輿
土果大對其對對以味少暗余摺摺亦不效當萬種
大書之辭然
又味少暗疑豈謂不類當吾五卒遂以高輿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表序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荆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
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
下亡敢望之已益勸馬上業進學士承旨同及濂濂
又最幸得偕

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顧問云而

上時時授以

旨使為

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及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
俱太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
丞相惟庸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太學士
稱近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擗處福亦亡所寄裁至

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

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
尚書矣

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文遏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
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
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
關預豈非無顯職繇

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

仁宣迨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

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自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永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攷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於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

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比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爲從一品視中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高帝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
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
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
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
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脩撰正六品應奉正七
品編脩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
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而改爲正五品罷
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
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
品孔目爲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
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
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脩撰三人從
六品編脩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爲史官
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
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

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
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
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等驟遷至三孤踞六曹
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於諸曹異文移往復

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
史成焚草中貴傳

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
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
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故係其名氏於後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
掌丞天子佐理萬機漢設一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
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權移於尚書令
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長或令或

監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
為人主理庶務無所不統攝蓋真為相而名避之三
公為貴官以加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孝宗
而正其名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叅知政事元因之
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為之左右丞相
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叅知政事
從二品叅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至卽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
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三
年以承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

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武羣臣
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而至嘉靖
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曆初遂並人主之尊
而兼其詳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通也作中書省表

六部尚書表序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丞相而內庭有尚書
其爲令永不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
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
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

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
不之承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
軍王鳳而復脩光故事權至佯人主丞相取充位而
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
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爲
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
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

天子初卽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
叅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

庶務卽今之內閣而案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今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他官徃徃逕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爲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定爲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

於今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爲真相而令僕爲叅執無錄公則令爲再相而僕射爲叅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叅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爲閒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承相姑美其名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

身少以經籍 卷之四十九
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
故爲勲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真相資望之
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
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
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
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承相
平章左右丞叅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
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
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
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

明高皇帝下江南卽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卽吳王位
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
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
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
尚書尋亦罷十三年承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
其職於吏戶禮刑工兵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
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
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

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媿而獨冢
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

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
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
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

文皇卽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
燕國爲北京設行部尚書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
府摠都司事永樂四年

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
從然

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
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
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
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
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

皇太子歸青宮以

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
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
熙元年

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
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
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勲業稍重加

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余因攷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叅攝每丞相關則大夫以次選代

成哀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察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日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俾任之而郤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

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捧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姦弊中丞秩雖卑於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叅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待

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矣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濫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干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摠督提督叅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恒久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顓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搢紳大夫爲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叅互一二搢紳以贊其摹畫至

明興而截然武弁藪矣

高皇之下集慶置中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
臣宿將得序遷為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
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
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
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叅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
為叅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
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
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
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
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
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
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
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
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
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
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
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
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為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
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余讀范蔚宗所論撰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人刀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僂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叅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構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災燼同焰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叅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闔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僂深謀脅僭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國幽圖太上躒血椒宮爵擅真王稱爲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諄逆雖強藩

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
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注計
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
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
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
人而不兼文武衛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
年之間而官府謚如也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
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趾予敵矣
天子幼冲 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遂滔
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

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鵠起烏合之屬恨其身死行
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藉貲產足以紓泄
億憤蔣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
滿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
啓釁縲繼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
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况蒙不省務狎游是
好八虎橫三老絀瑾獨犂牙其間

拿州山續和卷之四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澗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
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叅伍狡弁表裏作姦非

高廟神靈鼎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
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
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
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狗然不至如累季之弊
以迨於今卽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馬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
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卽狼戾如振瑾者一

嘖而憂再頻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
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
也余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
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
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
然豈必

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着於牧野之誓卽
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勿用是故垂旒於柔屐而天

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感項芟薶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乎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後幾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文皇帝斬神驚之足而立

北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爲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畧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戶且爲萬世深長計也然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巨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孱夷若山壓卵然使閹振狎之而輕以

萬乘委敵卽令羶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

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

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畧紀其事自

高逮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王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

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布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臆於其族類科舉之庸分爲左右右羌虜而左中國祿史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筆皆朝起鎌來夕登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生多未脫佔俾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

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擔簦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孽牙其間蓋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薄璽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拔萬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酢齒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編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叅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

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

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禘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
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
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
謚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
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
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

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
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
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
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

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卽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柰何爲大臣脩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

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干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璜者易之以下謚可

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不佞生晚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紱後竊有志慕說古公卿將相之盛屈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鮮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鼎貴不足道而丞相徹侯父子相繼僅絳條常平兩三氏而已東京尚行誼薄華腴玄纁羔鴈施自黃耆辟書徵輪偏於白屋而關西之楊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為三公者西晉之習流為江左蔓而北魏門蔭相藉爵封

道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垂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詎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猶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三事而下推蔭必數十百指援薦亦不可勝數至於元而真王徹侯三師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閥閱朱紫雖若蟬綿而穉毳羶腥亡足稱述我明之世文武判隔濁涇清渭貴極冕弁者不叅政紀齒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弛於純綺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和氣磅礴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由自奮而門積膏華踪若憑倚至乃德祉互疑君臣交契或蚤附風

雲或恒依日月祿位名壽顯融令終代不乏人人不
乏遘要亦有可紀者夫覩庶彙之繇生則思坤輿之
厚備脩鱗之孳育則羨海王之廣以

高帝之功德超駕堯舜

文皇之疆宇遠踰漢唐

皇仁旣宏

聖壽復高維城裸將繩繩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
擬故畧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談者知所本云

皇明異典述序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慶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

常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爲常者
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習之則爲常是故曰典也自
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畝畝
之鰥民而委之政旣得政則繼

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僚之旣僚之而復峻用其
子其後輒舉祖宗之人民社稷而付之商有天下舉
五就之道臣而委之政旣托孤而廢其主廢而旋復
焉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
釣叟使埒父稱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
使据君位而朝諸侯其歿也又崇以

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孰並哉及其衰也以定王却楚之晉文尚能守空名之隧而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渝非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

明興

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虜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末年而始截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抵逆或

節出於燕曠而少所衷或疑功歸之惟重而未爲
當或言路啓於新進而不暇詳或曹局迫於奉行而
不暇執主之者快而旁觀者駭授之者以爲常而受
之者以爲異也余故識而述之其有抑斥者亦附焉
凡十卷以從異日稗官之後

皇明奇事述序

余既有異典盛事二述矣異典者遘之自人主者也
盛事者遘之自天者也盛事之遘無非媿已異典之
遘媿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復有遘之自天而不可

言盛邁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與事之巧相符者
或絕相悖者爲其稍奇而不忍遺之別錄成卷以備
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稱稗史也



